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湯問

張曰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

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盧曰夫萬物之情各貴其生不知養其所法生而愛身以表其生故此篇去形全以生通其情情通世達以契其道也。改和形而上者神不可測形而下者物不可窮世之人以耳目之所及而期視聽之所不至則淺矣。范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識則湯之所問章之所答囿未易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一曲之

士怖其迂庭乃以是篇所議爲迂誕佚詭非君子之言豈俗學之與數歟拘墟坎井者其異哉

殷湯問於夏革（革字莊子音棘）曰古初有物乎（疑直張注而已）

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

今之所以有物由古之有物故也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爲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今後人謂今亦无物則不可矣

政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之間古猶今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

今之所謂終者或爲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

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无故无所措言也盧曰後世必以今日爲古何殊今日問古耶安得无物也由湯以上古爲先然則物始事先更相前後此不可知也

政和无端之紀莫知其極始終之不可故

又烏知先後之所在然在物之内雖時无止始終先後猶有數焉故曰烏知其紀而已自物之外自事之先以智之所知而窮其智之所不知則亦惑矣故曰朕所不知也

范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告之曰古猶今也蓋時徙不留物逝无舍昔日以為今者今日視之則為古矣今日以為今者後日視之則為古矣然則後何以異於今而今何以異於昔耶爰自

氣毋一判參差萬類充牣兩間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始終相反如環無端自非大明終始者焉知其所始焉知其所終雖然終始无故惟其時物猶可得而致知也若夫自物之外有不物者存自事之先有無事者存無古無今无始无終雖聖人於此殆亦未之或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

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

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

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眞極眞盡矣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

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

政和若城之内則上下八方爲有若方之外則上下八方爲無自有觀徼則有極盡自無觀妙則無極盡故湯之問革而革多以不知爲言也

范曰夫物量無窮烏至而倪小大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則迷亂而不能自得矣上下八方豈易得而致知耶故無則無極上下八方則非超於無者也有則有盡上下八方則已墮於有者也自人觀之但見其無極而已而無極之外豈更有無極者哉但見其無盡而已而無盡之中豈更有無盡者哉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是乃窮理之言也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中齊

也

盧曰言無安得有極盡耶是以道無不遍無之謂也體用俱大非虛實無有也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如是問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問則是是矣

盧曰四方窮之不可盡皆有生死愛惡父

毋妻子故知四荒四極之外不異營幽之內則是是也

政和天地覆載道爲之公四方無窮無所畛域覩於遠近何殊之有

茫日中天地者爲中國外於中國者爲四夷五方之性雖曰不同五土之宜雖曰各異姑即其所有者而言之則四海之外亦奚異於齊州乎故距齊以東其行至營人民猶是問營之東復猶營也則東至日所出從可知矣距齊以西其行至幽人民猶

是問幽之西復猶幽也則西至日所入從可知矣用是以觀故知四海八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傳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幽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八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

含萬物也故不窮

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

含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爲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

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掌握耳

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反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閡遠得物外之形

若夫封情處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寥廓巨細之無限天地爲一宅萬物爲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内之至言

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閡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剗斫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爲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

乎

盧曰夫神道之含萬物也故不窮陰陽之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萬物之外我所不知以辯之非謂都不知也

政和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爲萬物之母者天地故含萬物而不窮爲天地之始者道故含天地而無極天地空中之一細物而道包之則天地之表固有大於天地者矣

範曰小者不同而別大者覆入而同之性

天地爲能覆載萬形惟太虛爲能包裹六極大小相含孰知其所以然哉以其含萬物也故莫知所窮此所以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以其含天地也故未始有極此所以天地雖大未離其內然則天地者是宜空中之細物有形之最巨者耳安知無形之表而有大於天地者哉此可以意了難以言論故無執之以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𨾏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鍊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

盧曰張湛此注當矣

斷鼇之足鼇𩏽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共工氏興霸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彊與顓頊爭為帝顓頊是黄帝之孫

不周山在西北之極

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
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盧曰亂常敗德則爲折天柱絶地維也是
以聖人知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故三光百
川得其大要也
䟽和鍊石補闕斷鼇立極盖聖人財成輔
相之道日月星辰就于天之西北百川水
潦歸于地之東南則其勢然也
范曰易以乾爲陽物坤爲陰物則天地猶
未離乎物也故古之人或鍊石補闕斷鼇

立極或折天之柱絕地之維天地雖大猶不能全則彌綸範圍豈無所待耶日月星辰其行也左旋則以天不足西北故也百川水潦其流也東注則以地不滿東南故也黃帝書曰天不足西北故北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近取諸身而天地之大可見矣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

無底之谷

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

其下無底

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

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駁

名曰歸墟華子尼閉云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

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

天河與海通

壑曰大壑無底者言大道之無能窮盡者

也至微至細入於無間者不過水也注之無增減者焉有無不含容者也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兩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

萬里而日夜往來往來者不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

盧曰有形之物生於大道之中而增飾翫好而不知老不知死動用不住倏往忽來無無限數也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若此之山猶浮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蔕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

盧曰眼耳鼻舌身爲五根隨波流不得暫

止也此舉世皆隨聲色香味深著而不得
休息乃至忘生輕死以殉名利不知止應
逐源養神歸道者也
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
聖之居乃命禺彊
　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爲之使
也
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
　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
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盧曰夫形質者神明居也若五根流浪而失所守則仙聖無所居矣莊子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若五根漂蕩則隨妄而至死矣一生虛過豈不哀哉故大聖作法設教以止之五根於是有安矣五塵以對之五識以因之故云十五也因心以辯之故云三番六萬歲一交耳自此知制五根之道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

其骨以數焉

以高下周圍一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爲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卜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盧曰伯者長也龍有力之大者也以喻俗中之嗜慾矜夸愛貪縱情求以染溺而爲釣負六情以自適豈徒失其所守乃更毀而用之也

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盧曰俗心所溺惟聲色爲重君子小人因於名利也故曰二山流焉愛溺深重喻之大海神識流浪不可勝言

帝憑怒（憑大也）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版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

盧曰大聖惡夫孝慈之爲害也乃立法以制之因聖智之教行故其國漸小然神農黄帝猶數十丈焉者蓋人不能減之但減削而已

范曰傳稱東海之外有大壑即此所謂大壑也其下無底則傳所謂東注無底之谷是已名曰歸墟則所謂尾閭泄之是已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則又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不以順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有如此者嘗考

○太史公言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即引而去豈此所謂五山者耶故非仙聖之種莫能居此然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恐流於西極乃命禺彊之神戴以巨鼇之首而五山始峙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爲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負六鼇以歸負嶠之山遂沈於大海仙聖之種乃爲之播遷帝大怒於是侵滅其國侵小其民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然則傳所謂東

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得非此所謂大人者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含神霧

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

苑曰五山戴於巨鼇一鈞連於龍伯以明物之巨者如此僬僥國之短人一尺五寸東北極之諍人九寸而已以明物之細者

知此大智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足以窮至大之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盡日苟有嗜慾失其真焉則形巨者與形小長壽者與促齡亦何異也故知上極神仙下及螻蟻迷真失道情慾奔馳其喪一

也

范曰冥靈大椿莊子所謂大年也菌芝蟪蛄莊子所謂小年也時有久近數有多寡覺此而寘焉者逸而不悶擬而不跂則衆人安用知彭祖之爲久而匹之乎

終髮北之北（莊子窮髮）云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莊子云鯤化爲鵬

○世豈知有此物哉

覩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夫奇見異聞衆所疑焉益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遺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

范曰鱗矣舛乎下能潛而不能飛鯤者潛也麗乎陰者也羽矣亢乎上能飛而不能

潛鵬者飛也麗乎陽者也鯤鵬雖大尚未免乎陰陽之類世之俗儒拘耳目之近遂以為無是物也又烏知所謂無極無盡者哉故列子必託言於大禹伯益夷堅之徒者以其說古固有之非直肆空言以駭一世故也

江浦之間生麼蟲（麼細也）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

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

于羽未聞

鯱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鯱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而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

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

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

徐以神視

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

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

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

徐以氣聽

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

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

盧曰苟有形聲之礙也則積壤成山聚蚊成雷塊然見之砰然聞之不足多怪

訖曰離朱子羽古之明目者然視止於有形而無形之上有所弗見虒俞師曠古之聰耳者然聽止於有聲而無聲之表有所弗聞唯黃帝容成居空桐齋三月心若死灰其神凝矣形若槁木其容寂矣視以神而不以目聽以氣而不以耳故江浦之間焦螟群集向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令則塊然見之若嵩山向也虒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令則砰然聞之若雷霆細大之倪

孰知其所以然哉且由衆人觀之則鯤鵬也麽蟲也其相去之遠豈可勝言哉由無極盡之際觀之則二者均為物耳何足以相過與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音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使然也（此事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

同異哉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識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顧相易也豈智所能辯哉盧曰陰陽所生土地所宜神氣所接習染所變皆若是也復何足以辯之哉

政和巨細形也脩短數也有形與數同異之名立矣四方之外六合之裏有萬不同孰知其極大禹伯益見而名之則猶接於耳目心知之間黄帝容成神視氣聽則已造乎微妙玄通之表覩道之人不隨其所

廢不原其所起有性皆鈞有生皆全有分皆足知此而已又何必識其巨細脩短同異之所止哉

范曰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其言蓋本乎此夫物生天地間盈虛異形消息異氣而性之所稟有自然而不可易者生皆全已一無或虧分皆足已一無或歉巨細也脩短也同異也覺而冥之曾無夸跂羨必致知於其間耶莊子之逍遙義與此合

大形王屋二山

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内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

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

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

盧曰形尸剛反懲戒也創也草政也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

許雜猶僉也其妻獻疑

獻疑猶致難也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屋何

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

叟笑而止之

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屈其理而服其志也

操蛇之神聞之

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

懼其不已也

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
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
累土高岸遂爲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

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
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
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小大遲速
爲惑者未能推類也

告之於帝帝感其誠

感愚公之至心也

命夸娥氏二子

夸娥氏傳記所未聞蓋有神力者也

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笑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爲一朝億代爲瞬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爲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

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嫠妻之孫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與

盧曰此一章與也俗安所習而隨於衆衆所共者則爲是焉雖嗜慾所經從生至死生旣流蕩無已死又不知所之愚者營營於衣食以至終君子營營於名色以至死咸以爲樂天知命自古而然若夫至學之人必至於求道忘生以契眞閑斯行諸不計老少窮生不聞神或感而自通故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然後形礙之可忘至
平之理暢矣
政和平險而達之者去其有形之礙帝感
其誠者造乎不形之妙河曲之叟累乎形
之有盡而不知夫道之無窮以智笑愚曾
不知純純之愚爲大智也
范曰懸岩之溜穿石單極之綆斷榦水非
石之鑽繩非木之鋸靡使然也體道之人
審煩厭理以古今爲一息以生死爲一條
篤強行之志無期效於俄頃之間持不息

之誠無責功於歲時之近等視世間萬事豈嘗所謂難者耶故太行王屋二山峙冀州之南跨河陽之北方七百里其崇萬仞可謂高且大矣然未離形數可得而平焉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於是聚族合謀畢力平險荷其舂運土石投諸隱土之北置諸渤海之尾所以去之可謂遠矣許之者有難然之衆助之者有始亂之男献其疑者有所弗聽笑而止者有所弗顧以無窮匱之

子孫乎不加增之土石所以持之可謂久矣彼其不已若是其卒也惟操蛇之神感夸蛾之子力負二山之險俾無隴斷之登嗚呼愚而復智之極也是其所以爲愚公者與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二

湯問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

隅谷者虞淵也日所入

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

盧曰夫人一至以祈道則去有以契眞若將恃能以求勝則步影而不及及其契眞

○也則形盡平焉及其追末也則實生以見○跡跡之著也鄧林所以生具之契也丘隴所以平也

政和變化推遷莫知其極鄭人之爲秋栢夸父之生鄧林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者耶沱曰傳稱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此所謂夸父是也逐日於隅谷之際赴飲於河渭之間卒焉此走大澤未至而死豈非以太自累而不量其力者耶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經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大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得盡其分也

政和日月有明故曰照星辰成列故曰經四時有序故曰紀太歲總焉故曰要神靈所生言天地之所生蓋天神而地靈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聖人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而通物之所造故曰唯聖人能通其道

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

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

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

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

自然者都無所假也

非聖人之所通也

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遂豈樂通物哉

自此章以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

盧曰夫形動之物各有所宜聖人能順其

生以通其道也然則神識至靈更無所待

非羣有之所資育蓋獨運之自然豈聖人

所能通哉

政和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豈物物而

通之哉其無待而然者耶烏識所以然任

其自然付之自爾蓋樂通物非聖人也

范曰大禹所言則止於有極盡之間夏革

所言則造乎無極盡之外故或曰惟聖人能通其道或曰非聖人所通默而論之若物之外若物之內焉覩其所以異哉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

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述謬耳

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至也其國名曰終北

盧曰終北者言其極幽極微玄默之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

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之重壟也）

盧曰玄默之境無有際畔風雨鳥獸羣動所不至也其中坦然至平而已矣喬陟者形器之礙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音擔）甀（音縋）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山頂之泉曰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

盧曰山中瀹心水爲慧用蓋神所瀵出者

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無不悉徧

○盧曰通乎四支徧乎百體以周形器

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盧曰百骸九竅應事而用不爭不競不相矜誇含陰含陽隨運而用其道至柔不衣不食衰老所不逐夭壽所不拘上士勤之則至其國矣

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謳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盧曰人以氣為生故曰好聲也出入之息故云不輟飲食資其慧無雜思故云醉也覺寤起又沐其中故云澤香

政和謬之一國以明非聖人之所通也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六合之內有不可窮者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在天之時無風雨霜露在地之氣無鳥獸草木其民飲

神瀵而沐浴焉則能已饑惓而澤膚色可以養生可以盡年謂之神瀵是其所以爲不可測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憹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盧曰周穆王亦曾至其國矣不能常止其地故云乃復焉

范曰姒氏治水土其跡之所及者遠而殊陬異域有非足跡之所可至者故寄言迷

謬也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去人也遠矣其國名曰終北則造乎歸根復命之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游乎廣漠無極之野無風雨霜露則陰陽之氣有所不交不生鳥獸蟲魚草木則散殊之類有所不育四方悉平則夷而未嘗陂也周以喬陟則高而不可踰也國之中有山山之頂有口有水湧出名曰神瀵則傳所謂大出尾下者是已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則傳所謂山下有水者是已經營一

國無不悉徧則言其周流汎應而善利萬物也夫然故土無札傷物無疵癘娩而從者無競爭之心柔而靜者無驕忌之行不君不臣無長幼之序不媒不娉無男女之別緣水而居不待五穀而食土氣溫適不待織績而衣躋仁壽之域無夭傷之苦飲神瀵而力志和平則疏瀹心智蓋若飲之以和浴神瀵而膚色脂澤則滌除塵垢蓋若洗之以善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自失數月乃復

是又造道未至者如此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

盧曰管仲能說其處也故云游遼口欲往而不能得至故曰幾剋舉也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叱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

盧曰夫俗之君子心所言者正在於人民

禮義章服聲色是尊貴稱情也
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
朋之所及也
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国之巨偉故管
仲孩之也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矣戀隰
朋之言矣顧
此國自不可得生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
盧曰隰朋之所及者不達於此耳夷吾云
以我之所聞但恐不得如所傳耳故云恐

不可知之也所審如所傳說往而能到者則世俗聲色富貴何足戀禮義忠良何足顧哉

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故在無者亦道也在有者亦道也解心釋形則敝無廢有勞形休心則徇有棄無聖人之於道一有一無徼妙並觀乃無不可然則戀國之富者固不足以知道而舍夫種種之民慕夫不可測之國者亦豈足以得道哉穆王之意管仲隰朋之言皆未爲得也

范曰隰朋之爲人也上忘而下不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不見仲父因管以是爲可以屬國哉然其智適可以治齊而已故終此之游遂以爲非而訧之是篇所論若大禹則深造乎道者若穆王則涯而反者若桓公是直望道而未之見者耳

注二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果力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

而成之
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吴越之用舟燕朔之乗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茨防决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政和南方之氣熱故被髮而裸與書島夷卉服之義同也北方之氣寒故鞨巾而裘與書島夷皮服之事同也中國謂之夏則文明盛大故冠冕而裳治辯而禮具九土所資農商田漁冬裘夏葛一人之身百工

之所爲備然皆默而得之性而成之特異宜而已

范曰南國之被髮北國之鞨巾中國之冠冕習俗之不同也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智能之不同也冬裘夏葛服各異宜水舟陸車器各異用蓋有自然而不可易者孰知其所以然哉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而已

越之東有輙休休乂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

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此事亦見墨子

盧曰夫衆是則爲當衆習則爲常故至當至常人所不辨彼習俗者界矣寧知其至理哉

政和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上無極下無

學然且行以爲政習以爲俗此亂倫者也
不足爲教

范曰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皆遐陬異域
不能相通故上之爲政下之爲俗有不可
比而同者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
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
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
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凉凉及其日

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互相起予也

盧曰聖人之生所貴明道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獨善者養道以全眞兼濟者設教以利物若進非全道退非利生一曲之辯聖人所以未嘗說也夫不決者非不知也世人但以問無不知爲多聖人以辯之無益而不辯若有理無理一皆辯之

則聖人無益之勞實亦多矣然則二童之爭也事亦可明何者日之初升光未遠人居光外見其大焉日之既中光備萬物人居光內見其質焉亦如遠望燭光更見其大近窺則焰乃更以小焉物理則然辯之何益

范曰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以體圓則未離乎形以圍一則未離乎數一墮於形數之域則或遠或近固得而測度然則孔子不能決者豈真弗能決哉是宜存而不

論耳

均天下之至理也

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

連於形物亦然

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

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

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

均也其絕也

若其均也寧有絕理

莫絶言不絶也人以爲不然凡人不違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

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愚乎亦有此說

盧曰夫理之至者天下無不均不待均之然後均也有形之物亦然當理則自均矣猶如以髮懸重雖微不絶絶者不均均則不絶世人以爲不是不知理之必然也

政和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赫赫乎日月之光聲目所見各有不同故以形見之則以爲遠者

小而近者大以氣見之則以爲近者熱而遠者涼而所以爲日固不可以遠近期也

范曰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義與此合

詹何

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

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

家語曰鰥魚其大盈車

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絶鉤不伸竿不撓

夫飾芳餌挂微鉤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
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弛
絕故生而獲也
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
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
蒲且子古善弋射者
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
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
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
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

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
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
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善其此諭者以諷其用治國矣
盧曰夫聖人之理俗也必審萬物之情而
設教化以運之則百姓日用而不知靡然
無不應亦猶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輕鈎
微餌因波而運之則不得不爲我所制也
道者之養生全眞含生靡然以向化則理
天下者亦由茲道焉

政和刑名而降大則制小彊則制弱道以懦弱為表以小而妙之為玄此物所以不得遯而皆存也百仞之淵其深可測青雲之際其高可及而道則覆載之者也與道同體則守小樸而萬物自賓以細綸而引盈車之魚以弱弓而連雙鶬於青雲之際其喻在此聖人之治天下如斯而已

范曰楚王聞詹何之釣而知所以治國黃帝問童子之牧而知所以為天下其理一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

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

智少而任性則果敢而自用

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
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
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
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
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

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
形故妻子不識也

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
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他能刳

腸易胃滌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盧曰夫形體者無知之物也神識者有知之主也守乎本則眞全而合道滯乎質則失性而徇情俗人徒見形之有憎愛不知神之爲主宰也今言易其心而各有妻子者明心爲情主形實無知耳所以道者貴乎養神也

政和形失其平爲疾性失其平亦爲疾治形之疾藥石攻之治性之疾則有道術存

焉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主謀慮氣主果斷一失其平强弱相反故志强而氣弱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强者少於慮而傷於專心者五官之主也易其心使强弱適乎是以無疾妙物之謂神投以藥妙物深矣聖人以神道妙天下舉平與陂通而爲一何以異於是

范曰孟子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者心之所之也氣者志之所役也一有或偏則性失其平而爲疾矣故

志譬則帥也氣譬則衆也志強而氣弱雖有帥而莫爲之用其失也疑而不決志弱而氣強則雖有衆而莫爲之至其失也果而自用僨不爲之發藥又烏足以化其心易其慮而庶幾其有瘳乎嘗觀魏世華佗有剖腸易胃濯洗五藏之術則是篇所言亦無足怪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瓠巴古之善鼓琴人也

鄭師文聞之

師文鄭國樂師

棄家從師襄游

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

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

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嫌其難教師文舍其琴歎曰

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

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

遺弦聲然後能盡弦聲之用也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

弦

心手器三者互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

盧曰人知以形習聲不知辯聲運形者神也若心不應器雖成而不精若極聲之能盡形之妙理須神契而心自得也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

盧曰得於心應乎器然後習其聲以通乎神矣

○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故成熟

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

角木音屬春夾鐘二月律

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得春氣故榮華羽

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

水音屬冬黃鐘十一月律

霜雪交下川池暴沍

得冬氣故凝陰水凍

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

陽光熾烈堅氷立散

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節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并言其所感之妙耳

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

○降醴泉湧（至和所致）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

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時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幙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癃者或吉或凶也

鄒衍之吹律

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之意而禾黍滋也

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盧曰成性所行動依而應陰陽之數四時之序水火且不能焚溺況風雨寒燠之氣哉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之謂也謂之聲律而變者不因四時也

政和夫至樂者調理四時大和萬物而四時迭起萬物循生至其妙也二類相合兩者交通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留散徙不主常聲故以聲感氣隨感而應亦理之必至者耳春叩商弦以

召南呂而秋氣應之秋叩角弦以激夾鍾○
而春氣應之夏叩羽弦以召黃鍾而冬氣
應之冬叩徵弦以激蕤賓而夏氣應之則
樂之感有至於易四時之序而奪造化之
機者其妙若此至於總而調之則交通而
成和是以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
蓋通天下一氣耳聲合於氣其應也自然
而已鳥舞魚躍乃其餘事
范曰琴者君子常御之樂其制詳而意深
其聲妙而功大始乎防心以自禁終乃出

器以入覺故聲作於跬步之間而感應乎
太清之上昔者黃帝鼓清角之琴以大合
鬼神而鳳凰蔽日堯鼓琴而天神格舜歌
南風而天下化又豈直瓠巴之鳥舞魚躍
而已哉然琴之制絲託於木其音乃發蓋

火得木而有聲神因形而應世殆有不測
之妙存乎其間苟拘拘然溺於形器之近
敝於聲音之末烏能樂得其道哉師文之
學始也柱指而鈞弦終也舍琴而興歎所
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可謂得乎此

矣夫然故叩弦召律四氣變移及命宮而總四弦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其聲和而致祥若是彼師曠之清角奏之而風雨應鄒衍之律煖之而禾黍滋詎能進此哉是宜師襄子爲之撫心而高蹈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薛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

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于孟嘗君

盧曰夫六根所用皆能獲通通則妙應無方非獨心識而已故魯公扈章直言心用

○

鄒巴以下乃從聲通焉

政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則其出音之勁餘韻之遠而已戛然歌哭而一里老幼或喜或悲則動蕩人之精神變易人之思慮此其能歌之造乎妙者也

范曰秦青之撫節振林木而遏行雲韓娥之曼聲變一里之老幼誠動於中而感應於外不得不然又況夫識巳而發者耶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

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毎奏鍾子期輙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

言心閉合與己無異

吾於何逃聲哉

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

○盧曰夫聲之所成因而感之心之所起督

則隨之所以五根皆通盡爲識心所傳善於聽者謦咳猶知之況復聲成於文安可不辯耶

政和在心爲志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心之所之可得而審矣然聽止於耳則知聲而不知音聽合於心則審音以知其意此子期聽所以造乎微也

范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則無聲之表固有聽之所及者伯牙之所鼓子期之所聽未離乎形聲之間高山流水每奏而輙窮

其趣復何輦之可逃哉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三